

朱子語類

卅之三

論語
雍也

□ 13
2939
13



2939
13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

論語十一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它南面則
須是有入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
將它言行去看如何義剛
問雍也可使南面伊川曰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尹氏曰
南面謂可使為政也第一章凡五說今從伊川尹氏之
說范氏曰仲弓可以為諸侯似不必指諸侯為南面不
如為政却渾全謝氏曰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楊氏亦
曰雍也仁矣據仁而不佞乃或人之問夫子曰不知其

語類

卷第三十

去五味均平殿



仁則與未知焉得仁之語同謂仲弓為仁矣不知兩說何所據恐仁字聖人未嘗輕許人曰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位不知其仁故未以仁許之然謂仲弓未仁即下語太重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

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故仲弓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為然南升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然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賀孫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先生應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復問簡者不煩之謂何謂煩曰煩是煩擾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節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

居敬之意人傑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

子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
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_{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
云本末不_{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
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_{只是}偏說一邊_個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
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
看集注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
未盡_{集注}

胡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_不煩碎居上煩碎則在
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程子謂敬則
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人亦有入自處以敬而所
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

周盡淳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
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
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
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
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
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
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要揀那
緊要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
有兩樣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義剛
叔器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一邊只是說
得敬中有簡底意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某

所以不敢全依它說不簡底自是煩碎下面人難為奉
承御衆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為奉承
自不煩擾聖人所以說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義剛
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
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
做出來義剛

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直而
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
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將來恐是兩
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廣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此
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

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孫賀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則為踈畧仲弓可謂知音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為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為善楊氏曰子桑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蕪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

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踈畧則大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修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提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已亦若待入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為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為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略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楊氏

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刺却一簡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則說有刺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為過也范固有不容處然故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子為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

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子桑伯子或以為子

桑戶升卿

哀公問弟子章

問聖人稱顏子好學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若不相類何也聖人因見其有此二事故從而稱之柄謂喜怒哀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耳

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類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柄

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克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壽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道夫

不遷怒不貳過據此之語怒與過自不同怒却在那不遷

上過才說是過便是不好矣

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能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磨了時舉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

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又

問守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

遷貳與不遷貳之間賜。祖道錄云二不是一

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二字所謂不二者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

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人傑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為克己之功一以為用功之處曰自

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問學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

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顏子事斯語所以

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過

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効驗耳若

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

動四句耳伯羽。謨錄云此平日克己工夫持養純熟故有此効

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

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

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時舉。賀孫錄云行夫問云云
學自是說顏子一箇證驗如此恭父云顏子工夫盡在
克已復禮上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他終身受用
只在

問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克已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
 此方為克已工夫也曰夫子說時也只從他克已効驗
 上說但克已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
 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義剛

或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已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已効驗或
 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已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
 已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
 耳或曰顏子平日但知克已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
 得他効驗如此曰但看克已復禮自見得

問不遷怒是見得理明不貳過是誠意否曰此二者拆開
 不得須是橫看他這箇是層層攢上去一層了又一層
 不遷怒不貳過是工夫到處又曰顏子只是得孔子說
 克已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四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
 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
 克已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
 用之間都是這道理賀孫

問不遷不貳此是顏子十分熟了如此否曰這是夫子稱
 他是他終身到處問若非禮勿視聽言動這是克已工
 夫這工夫在前分外着力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曰非
 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緊要
 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

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問就不遷不貳上看也似有此淺
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貳過是略
有過差警覺了方會不復行曰這不必如此看只看他
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賀孫
又云看文字且須子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子帖如夜
未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
裏直是渾然更無此子查泮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
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
渾淪都是道理是其次第問過容是指已前底說否曰
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
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
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

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
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
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
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原頭却在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
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
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
且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當
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
克己事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
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
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

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便
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於應接賓朋看文字
都有是有非須着分別教無此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
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上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
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上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
須便見得那箇是上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
是上那箇是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
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
須着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不是雖不可誦言
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始得若只管恁地鶻突不分
別少間一齊都滾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孟子亦說道

我知言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曾次恁地
瞭然天下只是箇分別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
方百計胡說亂道都着退聽緣這箇是道理端的着如
此如一段文字纔着也便要知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
七分是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鄉里議論只是
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是那
箇也似是且捏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
自分明着他千度萬態都無遜形如天下分裂之時東
邊稱王西邊稱帝似若不復可一若有箇真主出來一
齊即見退聽不朝者來朝不服者歸服不貢者入貢如
太祖之興所謂劉李孟錢終皆受併天下混一如今道

語類 卷二十一
理箇箇說一樣各家自守以為是只是未得見這公共
道理是非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如居天下之廣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太丈夫若後車千乘傳
食諸侯喚做大丈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
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
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
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總明彼即曉此自家心
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
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
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
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
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

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
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
一相合於道理却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
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
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
這邊也不說那邊也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
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
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
淨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此子龍突
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
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
治天下是多多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

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賀孫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着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說曰不遷沉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其甚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牽礙處只忘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如射箭要中紅心他點上面煞有許多圈子善射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是未底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顏

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清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此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賀孫

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用

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
 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
 守虛靜此乃釋老之繆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
 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
 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
 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
 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上歸港若顏
 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白不遷不貳矣時舉
 ○賀孫錄別出

敬之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此

正是交際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
 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
 是不會貳敬之又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
 其應事之陳迹曰若如此說當這時節此心須別有一
 處安頓着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
 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太賓使民
 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於視聽言
 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累卒卒地說道
 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家之說佛家
 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這道理不是如
 此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

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着應如何事，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閑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賀孫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甚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必亦是資質好處。

問：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覺語意上句重，下句寬，恐有引進後人意，否？曰：看文字，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不須滯在這般，所在這兩句意，只同與

袁公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怒，不感過六字，上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滔滔流去，若去看偏旁處，如水流時，道邊壅一堆泥，那邊壅一堆沙，這水便不得條直流去，看文字且把着要緊處，平直看教通徹，十分純熟，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直望見背後，從背直望見前面，更無此字遮蔽，方好。賀孫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聽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集注問：不貳過乃是略有便止，如韓退之說不二之於言行，却粗了，曰：自是文義不如此，又問：不貳過却有過在不遷怒已至聖人，只此一事到曰：纔云不遷，則與聖人之怒亦有此異，曰：如此，則程先生引舜且借而言曰：然可學

問伊川謂顏子地位若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曰如今學者且理會不遷不貳便太過不貳也誰備用
 問不貳過集注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
 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
 慮之過不知當如何看先生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
 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時舉

陳後之問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
 不貳過又却低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
 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
 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改其樂然曰不貳過只
 是此過不會再生否曰只是不萌於再厚

問黎兄疑張子謂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云夫子只說知
 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再萌於心廣疑張子之言本
 加精密至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曰萌作亦
 只是萌動蓋孔子且恁大體說至程子張子又要入會
 得分曉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只管如此分別便是他
 不會着枉了心力廣。士毅錄云程子張子相後人小
看了故復說到精極處其實則一
 問顏子不遷怒不二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
 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
 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己復禮底効驗今又以為學即
 在此何也曰為學是摠說克己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
 又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
 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子從莊敬持養處做去到透徹時

也則一般時舉問曾子為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令走作必須透徹時舉云看來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如守一箇孝字便後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敬戰陣無不見得是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原只為他包得闊故也時舉

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明亡意只是如此他成四項起不恁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着其本也真而靜是說未發真便是不雜無一偽靜便是味感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為是往與行字相應

問天地儲精如何是儲精曰儲謂儲蓄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

問何謂儲精曰儲儲蓄精氣精氣流過若生物時闡定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是未發復問上既言靜下文又言未發何也曰登這一句復問下文明諸心知所養一本作知所往孰是曰知所往是應得力行求至節氣散則不生惟能住便生消息是消住了息便生因說天地儲精及此。士教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

五行一陰陽也。善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個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發說個

問程子云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性上如何說鑿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害廣

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

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曰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才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殺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慙於己只是略有此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南升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頤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頤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人傑

文振再說頤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推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却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時舉

伊川文字多有向相倚處如頤子好學論可學

問頤子短命是氣使然劉質夫所錄一段又別曰大綱如

此說可學

按此條集義在先進篇竟

問呂與叔引橫渠說解遷怒事又以三月不違為氣不能

守恐是張子呂氏皆是以己之氣質論聖人之言曰不須如此說如說這一段且只就這一段平看着更生枝節又外面討一箇意思橫看都是病人傑因曰須是這裏過一番既聞教誨可造平淡曰此說又是剩了人傑伊川曰頤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游氏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遷其怒之甚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能無也要之每發皆中節之為難耳不貳過者一念必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頤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于中而不及復行是其動在心而行不貳焉但其間正心脩身之說

若以不貳過作正心不遷怒作修身亦可恐不必如此
右第三章凡八說今從伊川游氏之說伊川外五說大
率相類其說皆正故不盡錄然亦不出第一說之意橫
渠第一第二說皆曰怒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呂氏亦
曰不使可怒之惡反遷諸已而為人之所怒此說恐未
安如此只是不貳過之意聖人何以既曰不遷怒又曰
不貳過若使惡不遷諸已則只說得不貳過又橫渠曰
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萌字說太深不知游氏作行不
貳伊川作未嘗復行乃正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
怒也此說不可曉若謂性不移於怒而後能不遷怒却
穩與伊川怒不在已之說同若謂不遷怒則性不移於
怒恐未當以移字訓遷字則說太深餘說亦寬謝氏曰

不愚有過蓋不害其為改其說又太淺顏子不應有過
而後改特知之未嘗復行爾又與橫渠不萌之說相反
皆為未當楊氏不放心之說無甚差但相寬爾其他皆
解得何止不改心而已又說今也則亡下句作無字說
不知命訓無字命作死亡之亡若訓無字則與下句重
若作死亡之亡則與上句重未知孰是尹氏用伊川說
故不錄先生曰游說不貳過乃韓退之之意與伊川不
同伊川意却與橫渠同外書第五卷有一段正如此可
更思之須見游氏說病處橫渠遷怒之說固未必然與
貳過殊不相似亡即無也或當讀作無幹

語類卷三十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錄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論語十三

雍也篇二

子華使於齊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

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木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

與爾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

好，便是一以貫之處。雙孫。義剛錄云：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便是一以

貫之處，聖人做事，着地頭。

范氏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為天下之



通義使入可繼也游氏曰饋廩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
思為之宰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當得
則雖萬鍾不害其為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隣里鄉黨
蓋鄰里鄉黨有相賙之義尹氏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
求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
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
苟有餘則分諸隣里鄉黨者凡取于一適於義而已第
四章凡七說今從范氏游氏尹氏之說伊川謂師使弟
子不當有所請其說雖正然恐非本意據冉求乃為其
母請其意欲資之也使冉求為子華請則猶可責之以
弟子之禮若為其母請則止欲附益之故責之以繼富
恐或外生一意非夫子責冉求之意范氏第二說與楊

氏謝氏之說大率以辭受取舍順理合義為文只說太
細其間曲折詳備則不如尹氏之深切呂氏曰富而與
久分之則庶者無辭於富造語未盡不能無差向使不
義之富可以分人庶者所必辭也富之可辭與不可辭
在於義不義而不在於分人與不分人也謝氏曰與之
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此說恐未穩使祿秩當
得夫子不待冉子之請而與之祿有常數夫子何心輕
重於其間哉為其母請粟觀其文勢非祿秩也明矣曰
為其母請即為子華請也呂氏說只據原思辭祿而言
非謂不義之富也

子謂仲弓章

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

仲子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子生於不肖之父其說
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讀
犁牛之子范氏蘇氏得之餘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足以世類南軒以仲子言焉知賢才
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
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
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子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
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
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子之父不肖
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入說
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
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回互然又要

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
也不成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
與仲子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子之德非是與仲
子言也大雅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
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
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
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
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
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南井

問三月不違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問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去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淳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此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纔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錄

問如何是日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

番見得到，此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寓

義剛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集注云：仁者心之德，窮推此義以為天生一人，只有一心，這腔子裏面更無此子，其他物事只有一箇渾全底道理，更無此子欠缺，所謂仁也。曰：莫只將渾全底道理說，須看教那仁親切始得。義剛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絕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此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

言類
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
然表裏如一真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
實曾夫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
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
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
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髮鬣見得箇恁地或
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踈
到了

正脚問集注不知其仁也云雖顏子之賢猶不能不違於
三月之後如何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
理又後畧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此子差便接續若
無此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一

者以此舊說只做有一月至者有一日至者與顏淵三
月至者有次第看來道理不如此顏子地位此諸子豈
有優劣如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
多少此是十分爭七八分張子云云這道理譬如一屋
子是自家為王朝朝夕時時只在裏面如顏子三月
不能不違只是畧暫出去便又歸在裏面是自家常做
主若日至者一日一番至是常在外為客一日一番暫
入裏面來又便出去月至亦是常在外為客一月一番
入裏面來又便出去又云三月不違者如人通身都白
只有一點子黑日月至焉者如人通身都黑只有一點
白又云顏子一身已自不見其身日用之間只見許多
道理賀孫○今集注不
知其仁章無此說

問如今之學者一自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畧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
 毫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
 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
 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呼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
 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終有曲折日
 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
 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
 為主人欲為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為主天理為賓學者
 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入欲存天理為事其成與不
 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文蔚

問伊川言不違是有纖毫私欲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

辨曰前後說是如此劉仲升云愈久而不息者氣象迥
 別大雅云久而不息自是聖人事曰三月不違是自家
 已有之物三月之久忽被人借去自家旋即取回了日
 月至焉是本無此物暫時問人借得來便被人取去了

雅大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
 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
 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
 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
 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者
 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
 心常在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

言數
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輒勒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道夫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

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聖合而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又着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曰不用着力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習則相將自然說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

言類
愛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如喫藥人
不愛喫硬強他喫

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為內與至不成其他
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
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顏子也在屋
裏只有曾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來其
他却常在外面有曾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
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
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
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
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是一日得一番至有一月
得一番至質孫

問日月至焉一句曰看得來日却是久底月却是暫皆底
因說橫渠內外賓主之辨曰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
三月以後或有出去告節便會向歸其餘是賓或一日
一至或一月一至以日較月月又却踈又曰不違者是
在內至焉者是在外來又問幾非在我者曰舍三月不
違去做工夫都是我外不在我這裏了謙
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曰主是仁賓却是己身不違仁者
已住在此屋子內了日月至焉者豈暫到此又出去是
乃賓也後數日又因一學者舉此段為問而曰仁譬如
此屋子顏子在此裏面住但未免間有出去告他人則
或入來住得一日或入來住得一月不能久處此此即
內外賓主之辨過此幾非在我者謂學者但當勉勉循

循做工夫而已。舍是則他無所事也。大必
 或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辨。一段云仁在內而我為主。仁在
 外而我為客。如何。曰此兩句。又是後人解橫渠之語。蓋
 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諸子日月至焉者。是
 私欲為主。仁只為客。譬如人家。主人常在屋中。出外者
 必便出去也。不久須歸來。日月至焉者。則常常在外。做
 客。暫嘗入屋來。又出去。出去之昔多在屋之昔。或一
 月一番至。或一日一番至。終是不是主人。故常在外。然
 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在
 屋中。往得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
 去。昔也。佛經中貧子寶珠之論亦當。
 三月不違者。我為主。而常在內也。日月至焉者。我為客。而

常在外也。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
 為主。則客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漲船行。更無着力
 處。殊

問橫渠內外之說。曰譬如一家有二。一人一人。常在家。一人
 常在外。在家者出外。常必在外者。常不在家。間有歸家
 者。只是在外多。謙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昔日月至焉。是有
 昔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
 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儒用
 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
 亦有嘗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嘗
 入於內而不能久也。廣

三月不違主有皆而出日月至焉實有皆而入人固有終
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蓋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
一箇不肯底意便是自欺從周

叔器未達內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
那私欲揆出在外面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又問使心意
勉勉循循不能已曰不能已是爲了又爲爲得好後只
管爲如欲罷不能相似蔡仲默云如生則惡可已也之
類曰是義剛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即是心心如鏡相似仁便是箇鏡之
明鏡從來自明只為有少間塵便不明顏子之心已純
明了所謂三月不違只緣也曾有間隔處又問張子謂
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是如何

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
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箇輪車相似才推得轉
了他便滔滔自去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者正謂
說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時舉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
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
如末由也已真是着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
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
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
才着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如入喫物既得滋
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曾到來但不久耳
明作

或問張子幾非在我者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性
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以才用力推
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
而肯習之不亦悅乎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
不容已矣廣○南升

問幾非在我之義曰非在我言更不着得个力也人之為
學不能得心意勉勉循循而不已若能如是了如車子
一般初間着力推得行了後來只是滾將去所謂學而
肯習之不亦說乎若得說了自然不能休得如種樹一
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
力南升

味道問過此幾非在我者疑橫渠止謂始學之要唯當知
內外賓主之辨此外非所當知曰不然學者只要撥得
這車輪轉到循循勉勉處便無着力處自會長進去如
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往下面便不說學了
蓋到說肯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
古人聲響盡盡一死力為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為
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可
周貴鄉問幾非在我者曰如推車子樣初推肯須要我着
力及推發了後却是被他車子移將去也不由在我了
某嘗說學而肯習之不亦說乎若是做到這裏後自不
肯住了而今人只是不能得到說處義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過此即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底

意思若工夫到此，蓋有用力之所不能及，自有不可已處。雖要用力，亦不能得。又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三月不違為主，日月至焉為賓主，則常在其中。賓則往來無常，蓋存主之皆少在外，之皆多日月至焉為其時暫，而不能久。若能致其賓主之辨，而用其力，則工夫到處自有不可息者焉。

問：何謂幾非在我者？曰：此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蓋前頭事皆不由我，我不知前面之分寸也。不知前面之淺深，只理會這裏工夫，使內外賓主之辨常要分曉，使心意勉循循不已，只如此而已。便到顏子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只恁地過此幾非在我者到此，則進進不能已，亦無着力處。拱壽

子升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到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晉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之木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莫只見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已如何
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身已
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
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
會分明又云今學者多端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着
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固有要夫切已做工夫却硬理會
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
為自家身已設又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
守得這心如譬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
面來或有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着這裏便又

出去了若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
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臥也在這裏
三月不違是昔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家屋便歸
來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
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其嘗說今學者別
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
理須是理會得分明賀孫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
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况萬善乎可集義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且
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
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

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開明合眼
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
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道夫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怠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
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畧
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怠底一般只
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

問伊川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
之變而為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又曰三月不違仁蓋
言其久然非成德事范氏曰回之於仁一晷而不變則
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晷而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
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焉惟獨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可
謂仁也已謝氏曰回之為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鄰
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謂勉強矣
三月不違仁仁矣特未可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
耳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
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皆久之意右第六章九說今從伊川范氏謝氏
之說伊川第二說以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作三月不違
仁未甚切第二說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呂氏
亦曰以身之而未能信性久則不能不懈又曰至於
之久猶不能無遠又曰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不能無衰
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楊氏曰三月不違仁未能

無遠也。侯氏亦曰：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尹氏亦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此五說皆同，而有未安。惟呂氏為甚，竊謂此章論顏子三月不違仁，其立言若曰：能久不違仁而已。其餘日月至焉者，亦若曰：至於仁而不久而已。若以為顏子三月不違，既過三月則違之，何以為顏子此？呂氏之說為未安。楊氏亦此意。伊川侯氏尹氏之說亦與呂氏楊氏相類，特不顯言之耳。故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顏子視孔子為未至者，聖人則不怠不勉，顏子則思勉也。諸子視顏子為未至者，則以久近不同耳。若謂顏子三月則違，恐未安。伊川第三說與橫渠同，皆說學者事，但橫渠內外賓主四字不知如何說。

恐只是以三月不違者為有諸已，故曰內曰主，日月至焉者若存若亡，故曰外曰賓。否？游氏說仁字甚切，恐於本文不甚密。先生曰：能久不違仁，不知能終不違耶？亦有嘗而違耶？顏子若能終不違仁，則又何思勉之有？易傳復之初九爻下有論此處，可更思之。游氏引孔子心也則仁與心一物矣，而只心不違仁何也？

李康子問仲由章

問求之藝可得而聞否？曰：看他既為季氏聚斂，想見是有藝。問龜山解以為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

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

問集註以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祖

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右第七章九六說今從呂說伊川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尹氏亦用此意若謂從政則恐非人人可能范氏惟說三子之失恐就本文解則未須說失處誰氏論李氏之意以謂陋儒所短正在此亦恐李氏未必有此意其問至於再三乃是有求入才之意使李氏尚疑其短則其問不必至反覆再三也楊氏論果藝達三德不如呂氏謹嚴曰此段所說得之但破范說非是

正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具臣貨殖之病却不言其材之為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大必問謝氏三子於克已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為好人然不能從政若但謙氏言克已獨善說得太重當云脩己自好可也大必

李氏使子騫為費宰章或問閔子不在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肯侯國

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徵不在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
如曾閔方得壽

第小章五說今取謝氏之說伊川范楊尹氏四說大率皆
同只略說大綱曰謝氏固好然辭氣亦有不平處餘
謝氏說得也龜某所以為放這裏也是以警那懦人
若是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上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
了今倒了底也多議

伯牛有疾章

侯氏曰夫子嘗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亡也宜其重惜
之故再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言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尹氏曰
痛痛下也包氏謂有疾惡不欲人知恐其不然也右第九

章五說今從尹氏侯氏之說范氏曰冉伯牛盡其道而
死故曰命楊氏亦曰不知謹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
者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木
文看說命矣夫較深聖人本意只是惜其死歎之曰命
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疾情意悽
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况下文以為斯人有斯疾則
以為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
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亦不相聯屬謝氏同尹氏謹嚴
先生曰此說非是更思之餘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
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

伯豐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
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
樂是否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管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
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
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肯
節寓

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
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括不上淳錄云又
知命四字如此四字人懷了這樂顏子胸中自有樂地
雖在貧將之中而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
其心在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

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真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
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
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
句論樂處也好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
飲水樂亦在其中觀它有扈游山詩是甚麼次第陳安
卿云它那昔也未甚有年曰也是有箇見成底樂義剛
錄此下云余只是恁地樂更不用解只去做工夫到那
田地自知道讀一小集見孝悌祭明道文謂明道當知
欲看樂書而不及因笑
曰既是集何用書說甚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
曰非也此以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已而
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障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

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湏是直窮到底，至纖至密，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籠，又問說

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鼻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美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丟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敬仲論孔顏之樂 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恪

行夫問：不改其樂，曰：顏子先自有此樂，到貧處亦不足以改之。曰：夫子自言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其樂只一般否？曰：雖同此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

不以箏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箏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矣，得是得了，若說不矣，亦只是得，但說不矣，則僅能不矣。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

主面也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一段問且，先生曰：說得雖巧，然子細看來，不須如此分，亦得向見張欽夫亦要如此說。其謂不必如此，所謂樂之深淺，乃在不改上面。所謂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然，譬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來安樂者，使自不同如此。看其

深淺乃好舉

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某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某作六先生贊，伯恭云：伊川贊尤好，蓋某是當初見得箇意思，恁地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看得好，又云：伯恭欽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

戚無耶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逾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孫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賜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

心不奈何樂得太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學蒙

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單歌陋巷言言單歌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集注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節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意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

子之問其為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道夫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况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工夫用工處求之如克已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寓

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渾

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後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味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義剛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皆和前一改都包得克已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的也如何約得住義剛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

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善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實去用。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肯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顯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義剛

解于先言，顯子以道為樂，想先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
必大。集義。

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謂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躰渾然與之為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性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蓋卿

或問程先生不取樂道之說，恐是以道為樂，猶與道為二物。否曰：不消如此說。且說不是樂道是樂箇甚底，說他

不是又未可為十分不是但只是他語拙說得來頭撞
公更添說與道為二物愈不好了而今且只存得這意
思須是更子細看自理會得方得去偽錄云謂非
只是道非道與我為
二物但熟後便樂也

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如何曰樂道之言
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
樂走作了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
去曰大抵多被如此看因舉張思叔問子在川上曰便
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
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學

劉黻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
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

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此私意故能樂也而今
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致其樂者是如何緣
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
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通書顏子章又却
似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
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
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
也節

問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
自有深意伊川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
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天下有

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不與存焉又曰顏
子簞瓢非樂也忘也呂氏曰禮樂悅心之至不知貧賤
富貴可為吾之憂樂右第十章八說今從明道伊川呂
氏之說明道第二說伊川第二第三第七說范氏說皆
是推說於本文未甚密伊川第四說答鮮于侁曰使顏
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竊意伊川之說謂顏
子與道為一矣若以道為可樂則二矣不知然否謝氏
曰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不與物交恐說太深游
氏用伊川說楊氏之說亦穩但無甚緊要發明處尹氏
謂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不如伊川作不以貧賤累
其心而改其所樂蓋聖人本意在簞瓢陋巷上見得顏
子賢處人不堪其憂特輔一句伊川之說乃其本意而

尹氏乃取其輔句說顏子賢處未甚緊曰所論答鮮于
侁語太緊得之而未仔細更就實事上看心不與物交
非謂太深蓋無此理雖大聖人之心亦不能不交物也
餘

此段太深... 論語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

論語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問力不足者非于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
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力不足者
欲為而不能為自畫者可為而不肯為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
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
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
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
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

好高

問再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使及得騏驎然且行
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
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
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賀孫
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
為已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
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
廢則罪不在自止乃已之罪
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
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
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
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

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
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大
鑿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
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
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
者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
文不合而來說必令牽合為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
不同却得本文之意幹

子謂子夏曰章

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已小人
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
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

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南升

問孔子誨子夏勿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踈暢意思濶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却又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他資稟高明湏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虚所以孔子誨之以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太話而無實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為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之說問成以夫子教子夏為太儒毋為小儒如何曰不湏說子夏是太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湏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為說得行便謂強

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
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
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
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于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
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是猶自有淺
深況於不是集義

第十二章凡五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尹氏以為為人為
已范氏以為舉內徇外治本務末楊氏以義利為君子
小人之別其說皆通而於淺深之間似不可不別竊謂
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為人為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
深蓋有直指其為小人者此人也其陷溺必深有對大
人君子而言者則特以其小於君子太人而得是名耳

與溺者不同雖均於為人為利均於徇外務末而過則
有淺深也夫子告子夏以毋為小人儒乃對君子太人
而小者耳若只統說則與世俗之真小人者無異而何
以儒為哉曰伊川意可包衆說小人固有等第然此章
之意却無分別餘

子游為武城宰章

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馬爾乎三箇字是助語節

問子游為武城宰章曰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
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南升

問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
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
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規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
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戒明如此亦見
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
高遠識得太體問與琴張曾皙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
皙氣象如與子夏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著
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有
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與
喪至乎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子之武城聞
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小人是
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子

學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
其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
游高處賀孫問檀子載子游曾子語多是曾子不及子
游曰人說是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問甚
高如何後來却不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
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為
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看子夏煞緊小故夫子恐其不見
大道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曰子游與子夏全相反只
子夏洒掃應對事却自是切已工夫如子夏促狹如子
游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他見得太源頭故不
屑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全是
兩樣子夏能勤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賀孫

問謝氏曰云云右第十三章凡五說伊川伊川尹氏解行不由徑作動必從正道楊氏謂真道而行皆是疑行不由徑為非中理竊意滅明之為人未至成德但有一節一行可取如非公事不至偃室自成德者觀之此特其一行爾而子游尚稱之則行不由徑亦但以其不欲速而遵大路可知也伊川兩說蓋權時者之事也范氏乃就推人君說曰來說得之幹

孟之及不伐章

問孟之及不伐曰孟之及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及子桑戶子琴張子及便是孟之及子桑戶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簡底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

莊子說得怪誕但他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沒檢束賀孫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及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及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時舉

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為有欲上入之心才有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入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入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蓋之及其他事不可知只此

一事便可為法也南升

問孟之及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
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
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
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
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
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
分你却如何不克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及只是箇
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個

讀孟之及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
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地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

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
諸將皆論功它却不自言也時舉

問呂氏謂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及不伐則以言
以事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第十四章凡六說今從
呂說范楊侯尹論其謙讓不伐只統說大綱於聖人所
稱孟之及之意有未及不如呂氏說得馬不進也之意
出謝氏說學者事甚緊切於本文未密曰若不自揜即
是自居其功矣恐不必如呂氏說幹

不有祝鮀之佞章

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
蓋深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謨

第十五章凡七說伊川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

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
 令色無訕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
 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箇字則其說不
 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
 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
 此曰當從伊川說幹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振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
 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

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
 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范謝說稍寬
 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
 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
 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幹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
 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
 掌制度文物者也個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龜
 山云則可以相勝則字怕誤當作不字賀孫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了此字意思若子

言類
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端蒙
問伊川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范氏曰凡史之事云
云第十七章凡七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
呂氏說論史字皆通謝氏專指儀容說恐未當大綱且
論文質故有野與史之別若專以為儀容則說史字不
通史無與儀容事楊氏自質之勝文以下皆推說與木
文不類尹氏曰史文勝而理不足理字未安如此則野
可謂之理勝也既謂之勝則理必不足野與史皆可謂
之理不足也曰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置於容止矣謝說
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為言無矯揉着力處
失却聖人本旨揚說推得却有功文勝則理不足亦未
有病野固理勝而文不足也翰

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人不為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

獲孫
問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
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
人傑

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固便是都指
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
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壽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
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
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賀孫

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
 直便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耳亞夫問如何是生
 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南升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
 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
時舉錄云只我味此四字便自有味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
錄云即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
 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要譽之意便是曲了
 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
 來無阻滯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
 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地
 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

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箇道理這
 便是罔義剛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
 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
 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
 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真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
 用如此若總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
 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窺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
 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
 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
 見得自有叢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
 論不直其麓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

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莫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
只是要人自就這箇處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未教
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

問或問云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
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
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節

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
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
理本直孔子却是為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
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

問伊川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謝氏曰
云云第十八章凡九說楊氏今從伊川謝氏之說明道

曰生理本直范氏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尹氏曰直性
也此三說者皆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章正如
禮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乃生存之生若以為生本
直性本直則是指人之始生言之人之始生固可謂之
直下文又不當有始生而罔者下句若作生存之生則
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橫渠解幸而免似鑿本文上句
却無吉凶莫非正之意呂氏曰罔如網無常者也罔字
只對直字看便可見似不必深說游氏雖說有未盡本
綱亦正楊氏曰人者入道者其意以人字作一重字
解似對罔字言之未當人字只大綱說第二說本畧曰
此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當
以明道之說求之則得之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人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
 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
 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
 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
 是食而飽南升

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
 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
 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
 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著得氣力自然如此若
 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

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頭行到福州境界
 極了方到興化界這也來也行到福州界了方行到南
 劍界若行未及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別州境界樂則生
 矣生則惡可已也賀孫

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
 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
 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
 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
 第十九章凡七說伊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
 說推說教人事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
 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
 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亦曰樂則不可已

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樂則須知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未婦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為知二說正相反呂氏過揚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舍謂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本綱與伊川同意但以安字訓樂字未緊口所論知字甚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

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剛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慧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寓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必大

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入少者有把與入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時舉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個

問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貴賤異等執業不同故居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必大集義

問明道曰上智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上所可告蓋踰涯分也橫渠曰云云此說得之昭監廟所編其載在何集錄第二十章凡

六說伊川兩說橫渠說在外伊川第二說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謂才也第一說與尹氏之說同此意謂之才者以為稟受然爾楊氏亦曰有中人以上下者氣稟異也此二說皆以其上中下為係所稟受范氏則曰由學與不學故也謝氏亦曰待語其操術淺深非不移之品此二說又以其上中下為係於學術五說正相及據本文只大綱論上中下初未嘗推原其所以然也若推原其所以然則二者皆有之或以其稟受不同或以其學術有異不可偏舉曰伊川第二說已具二者之意矣幹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

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去偽。

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為而襲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為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為而為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效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己，正是要去私。

心又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效。不知務民之義，襲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襲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亦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之為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南升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于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

人自有入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及，只管去誦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況著才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

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稅，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節。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濂翁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可學。

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時舉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去偽

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格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

如搏冠雖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方子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難者莫難于去私欲私欲既去則惻
然動於中者不期見而自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狀曰
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曰此只是既仁之後見得箇
體段如此方其初時仁之体畢竟是如何要直截見得
箇仁底表裏若不見他表裏譬猶此屋子只就外面貌
得箇模樣縱說得着亦只是籠罩得大綱不見屋子裏
面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仔細方好又問就中間看
只是惻然動於中者無所係累昏塞便是否曰此是已
動者若未動時仁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不息所謂那
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說仁皆是貌模今且為若兄
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來須自有箇實見得處

譬之食糖據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見得甜時方
是真味大雅

或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
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
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
不可知却真箇是知集註

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
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
較近外雙孫

叔器問集註心與事之分曰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
事上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
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出

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否曰是又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為仁如何曰便是仁這一般外面恁地然裏面通透也無界限聖人說話有一句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若是僮侗說底才做得透便是如克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為仁之事做得透便是又如我欲仁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右有所得說得都輕淳錄云後字唯說得輕了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是事事說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後得之類皆是此例義剛言若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又剛淳同

問明道曰先難克己也伊川曰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又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又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獲也右第二十一章九七說明道三說伊川四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明道第一說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第三說亦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伊川第一說亦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尹氏用伊川說此三說皆以務民之義作從百姓之所宜恐解知字太寬問知而告以從百姓之所宜恐聖人告樊遲者亦不至如是之緩竊意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只伊川第二說曰民亦人也似穩所謂知者見義而為之者也

語類

卷十二

十一

不見義則為不知務如齊不務德之務然必曰民之義者已亦民也通天下只一義耳何今我之別所謂務民之義者與務已之義無異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則亦與已之廣居無異故伊川謂民亦人也恐有此意若以民字作百姓字解復以義字作宜字恐說知字大經伊川第三說鬼神事范作振民育德其說寬振民之意亦與明道伊川從百姓之所宜之意同皆恐未穩否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似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作一句解看此兩句正與非其鬼而祭之誦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相類兩句雖連說而文意則異謝氏曰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楊氏曰樊遲學稼固務

民之事而已非義也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義則不可但有義不義之異事與義本無異曰民之義謂人道之所宜也來說得之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與已之廣居無異則天下只有此一廣居何必更說無人我之異乎呂氏說詞約而義甚精但伊川說非其鬼而祭之兩說相連却費力若如范氏說則可以相因矣楊氏所引本無意義然謂事即是義則不可且如物还可便謂之理否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人看○義剛錄云胡問仁是指全體而言否曰否

正卿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以氣質言之不知與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有高下否曰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
可與安仁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
說得煞大賀孫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口也是
資質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
箇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
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義剛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
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
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永仁者之所喜好在
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

斂山之安靜篤實現之儘有餘味其謂如仲尼之稱水
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
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
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水
樂山直看得意思窮足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
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人傑

子善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曰看聖人言須知其味如今
只看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委合聖言而不知
味也譬如喫饅頭只喫此皮元不曾喫餡謂之知饅頭
之味可乎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
限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
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

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
有偏處

魏問此章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
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賀孫

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
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体知則淵深不測衆理
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
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
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
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
不息故主于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

故主于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
知動仁靜是体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体之便見
南升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
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
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
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
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体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
一而論須循環觀之盖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
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
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
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

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祖道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如

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當下玩索文意不須

如此牽引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

及生枝蔓不可執著且子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却

逐伴理會言成己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

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祖錄作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

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

于動人際 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

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泳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格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于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

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

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箇安靜之理方是可學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
樂仁者壽

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
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效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
體上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
先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
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闕雖
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
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
處朱蜚卿問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
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

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
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
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
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
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后面帶許
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
只都在此事上蜚卿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就
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
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
底聖賢蜚卿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
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

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既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賀孫

問仁知動靜集註說頗重疊曰只欠轉換了一箇體字若論來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賀孫集註

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說盡問知者動集註以動為知之體知者樂水又曰其用周流而不窮言體用相類如何曰看文字須活著意思不可

局定知對在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有体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大抵仁都是箇體知只是箇用淳

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了是則有交互之理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所舉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此語極好看体用玩味不是常說如子語魯太師樂處亦云非知樂之深者不能言皆此類也極用仔細玩味看明作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体也此只言体段非對用而言端蒙集義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捕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必大

問伊川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于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樂於恐皆又曰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范氏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

仁者安於山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動則自樂恐不靜必將和作樂字則能久故壽非深于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右第二十章凡七說伊川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樂永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章亦曰動靜仁知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呂氏乃以為山水言其體動靜言其用此說則顯然以為體用之體既謂之樂山樂水則不專指體用亦在其中動可謂之用靜不可謂之用仁之用豈宜以靜名之謝氏曰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據此章乃聖人形容仁知以教人使人由是而現亦可以知其所以為

仁知也謝氏以為指知仁之偏恐非聖人之意謝氏又曰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已是以靜楊氏曰利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靜竊謂聖人論德互有不同譬如論日或曰如燭或曰如銅盤說雖不同由其一而觀之皆可以知其為自然指銅盤而謂之燭指燭而謂之銅盤則不可聖人論仁知或以為成已成物或以為安仁利仁或以為樂山樂水各有攸主合而一之恐不可也游氏推說仁壽尹氏問伊川故不錄曰所論体用甚善謝氏說未有病但末後句過高不實耳成已成物安仁利仁樂山樂水意亦相通如學不厭教不倦之類則不可強通耳幹

語類卷三十二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

論語十五

雍也篇四

齊一變至於魯章

問齊尚功利如何一變便能至魯曰功利變了便能至魯魯只是太綱好然裏面遺闕處也多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寢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太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太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

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賀

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謨

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太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作明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祖庸調變為曠，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相

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弒，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

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

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入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寓注

問注謂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疾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及魯魯則脩廢舉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廣

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為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

公令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格

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變只至於魯魯變便可至道問如此則是齊變為緩而魯變為急否曰亦不必恁分如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樸子方就上出光來淳

讀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時

問伊川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云云呂氏曰齊政雖脩未能用禮魯秉周禮故至於道第二十三章凡八說伊川今從伊川呂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此只說風俗以至

於道觀之則不專指風俗乃論當時政治風俗固在其
 中然又別一節事又第三說曰言魯國雖衰而君臣各
 子之大倫猶在以魯觀之其大倫之不正久矣然禮記
 明堂位以魯為君臣未嘗相弑而注家譏其近誣則此
 說亦恐未穩橫渠謝游揚尹太抵同伊川故不錄范氏
 曰齊一變可使如魯之治時其意謂齊魯相若故以謂
 治時齊之氣象乃伯政魯近王道不可疑其相若看魯
 東周禮可見曰所疑范氏說亦無病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
 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
 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

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頗得穩義剛

第二十四章凡六說伊川今從尹氏之說尹氏乃合伊川

二說而為一說范呂楊氏說亦正伊川范氏謂不合法

制呂氏楊氏謂失其名其實一也失其制則失其名可

知矣謝氏是推說學者事幹語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隨而言否曰也
 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隨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
 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義剛
 叔器曰幸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
 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跌人因云
 幸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

地緣自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
 下都討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
 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
 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性命之微處只是宰我鈍如子
 貢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剛
 問伊川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
 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於不
 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呂氏曰井有仁為猶
 言自投陷穽以施仁術也已已自陷仁術何施當是時
 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求救可欺之以可救
 不可罔之使必救第二十五章凡七說明道明道曰知
 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否此說恐未當君子雖不逆詐

而事之是非曉然者未嘗不先見也豈有仁者而在井
 乎雖有之君子不往也范氏亦曰井有仁則將入井而
 從之蓋此意也其從之也只合作從或者之言不宜作
 從井中之仁也謝氏謂宰我疑仁者之用心觀宰我之
 言亦足以見其好仁之切不宜深責之也楊氏謂宰我
 疑君子之不逆詐故問觀宰我之意好仁之切以謂仁
 者好仁雖患難不避故問非謂疑其不逆詐也尹氏用
 伊川說故不錄范氏解逝字極未安與下句可欺也不
 類謂君子見不曰所論得之但此章文義諸先生說不
 甚明更詳考之為佳翰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章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

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足了所以不畔道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自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自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畔於道也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辯亦只

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

國秀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着去理會學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許多說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上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說箇本綱顏子是就此上做得深此處知說得淺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

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杏
皆是大必

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
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孫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
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

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
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雅

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升
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管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此是古之學者常事孔
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以卜臨時如何

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
以禮及他成功又自別有說處雅大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
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

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
罪然夫子亦不斗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

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又致使宰我冉求之
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

了方可就上而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
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

正是待它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大必

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

語類

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功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是這箇博學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

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借

問博文不約禮必至於汗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節○以下集注集義
問明道言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既能守禮而由規矩謂之未及於知何也曰其亦不愛如此說程子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為已知不須將知說亦可顏子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但此說較粗顏子所說又向上然都從這工夫做來學者只此兩端既能博文又會約禮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亦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

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寓

或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曰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明道謂此一章與顏子說博文約禮處不同謂顏子約禮是知要恐此處偶見得未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

別舉時

問伊川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恐博文約禮只是一般未必有深淺曰某曉他說不得恐記錄者之誤正叔曰此處須有淺深曰畢竟博只是這博約只是這約文只是這文禮只是這禮安得不同

同文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

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博學於文只是要習坎心亨不特有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件

事若這一事既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
 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遠於道第二
 十六章九三說伊川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
 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
 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
 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
 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道也此則不博之失二者皆不
 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
 而田於規矩也伊川第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
 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

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一事非博文則
 無以為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約禮云若但前之
 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
 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
 子博約與此不同亦似大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
 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
 能顏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
 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為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
 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
 二說同但說太畧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
 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

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天為陳否為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甚愚孔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誓說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為下三句有欲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之氣象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為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呢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蹶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既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說以為予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為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个箇出路却不必如

此橫渠論看詩教入乎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

然道

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白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白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白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界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恰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或問伊川以矢字訓陳如

何曰怕不是如此若說陳湏是煞鋪陳教分明今却只
恁地直指數句而已程先生謂予所以否而不見用乃
天厭斯道亦恐不如如此孫賀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
久問尹彥明今有南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
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孫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
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
為已甚這樣處便見義剛變孫錄云孟子說仲
尼不為已甚說得好集注

問予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實厭棄
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曰其見惡人聖人固
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善於我何與焉惟聖

人道大德全方可為此曰今人出去仕宦遇一惡人亦
湏下門狀見之它自為惡何與我事此則人皆能之何

必孔子子善云此處當看聖人之心聖人之見南子非為
利祿計特以禮不可不見聖人本無私意曰如此看性也

子南升植錄云先生難云子見南子既所謂合於禮
女由其道夫人皆能何此夫子為然子善答云子見南
子無一毫慕望之心他
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

第二十七章凡七說伊川六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第十
說曰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第二說曰子路不

說以孔子本欲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竊謂夫人
有見賓之禮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非不知也子路
之不說非以其不當見特以其不足見耳使其不當見
夫子豈得而迫哉被強見迫恐未穩伊川第三說曰孔

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不說故夫子矢之第四說第六說同竊謂南子妾也無道也衛君以為夫人孔子不得見其辱多矣子路以其辱也故不說夫子矢之曰使爭之否塞至此者天厭之也使天不與否則衛君將致敬盡禮豈敢使夫子以見夫人之禮而見其無道之妾哉則子路不說之意蓋以其辱夫子非以其禮不當見也使子路以南子之不當見則更須再問何至坐視夫子之非禮雖不說何益而夫子告之亦須別有說豈有彼以非禮問而此獨以天厭告則夫子受非禮之名而不辭似不可也蓋子路知其禮所當見特以其辱夫子也故不說謝氏以為免夫子之說極正伊川第四說設或人之問曰子路不說孔子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

必曰天厭之乎曰使孔子而得志則斯人何所容也楊氏兩說亦然恐非聖人意聖人但傷道之否在於衛君不能致敬盡禮未必有欲正之意恐成別添說伊川第五說穩但說大畧橫渠亦只說大畧范氏以笑為誓非聖人氣象呂氏大意亦通但以為使我不得見賢小君天厭乎道也此亦非聖人意合口作使我見無道之義求之當如范氏之說但諸公避呪誓之稱故以矢訓陳耳若猶未安且闕以俟他日

中庸之為德章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曰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

言部 卷三十三
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問中者天本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摠括之名理是道裏面
又有許多條自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
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
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
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是不得是亘古今不
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

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
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賀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
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
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

不知植

問此章尹氏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
人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晷月守也故曰民鮮久矣右第
二十八章凡七說伊川兩說今從尹氏之說伊川第一
說說久字不出第二說雖盡而非本章意尹氏合而解
之范氏說久字不出呂氏說寬謝氏曰中不可過是以
謂之至德楊氏第三說亦曰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
故惟中為至第一第二說同謝氏楊氏之說皆以至字
對過不及說謂無過不及則為至也過不及只對中庸
說不可對至字說至字只輕說如曰其大矣乎不宜說
太深楊氏第二第三說推說高明中庸處亦不能無疑
侯氏說大畧曰當以伊川解為正中庸天下之正理也

語類

卷三十三

十四

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
庸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謝楊皆以
過不及對中字而以中為至耳恐非如來說所疑也所
破楊氏高明中庸亦非是當更思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

博施濟眾便喚做仁未得仁自是心

何事於仁猶言何待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便見得意

思雖克舜之聖猶病其難備

何事於仁猶言那裏更做那仁子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

博施濟眾何消得更說仁節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
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被子貢說
得博施濟眾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必也聖
人乎克舜其猶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
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才欲立便也
立人已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發用處於
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譬
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為仁之方也
何事於仁只作豈但於仁當謂必也聖乎聖如克舜其尚
有不足於此曰薛士龍論語解此亦是如此只是渠遣
得辭盡蓋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

濟衆為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真
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
人便有却次只豈但於仁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
以為病耳帶

問子貢問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
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小大之分曰此處不
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殺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
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
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
本切已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已了却成
踈闊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看得
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着

第

周兄問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曰必也聖乎是屬下文仁通
乎上下聖是行仁極致之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
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如堯舜之病諸是
也必也聖乎蓋以起下錄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
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
亦有凶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
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亞夫問此章曰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
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
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

語類

卷之三

十一

敬之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
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
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擊時

眾朋友說博施濟眾章先生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
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
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
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
有眾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
眾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眾
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
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
博施濟眾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此兩句也是
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如黃毅然適間說是三節極
是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入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
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刻地尋不着義剛
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如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
不仁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
地索性聖了佐

子貢問博施濟眾章先生以何事於仁為一節以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為一節其說以謂博施濟眾此固是
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

舜亦嘗以此為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己欲立己欲達為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己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己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為仁之方

禱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友朋不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

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立是行得去是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林問己欲立而立人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地位如何曰且看道理理會地位作甚麼他高者自高低者自低何須去此並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若把此為仁則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仁了所以言己欲立而立人使人人皆可盡得道理必也聖乎當連下句說意在猶病上蓋此何但是仁除是聖人方做得然堯舜猶病尚自做不徹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喚起仁者字自是仁者之事若下面能近取譬方是由此而推將去故曰仁之方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人似仁仁只

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九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立人欲達自然達人如無加諸人更不待譬耳截方言求仁之方蓋近取諸身以為譬作明

問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得

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植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盡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明德

致道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總要立便立別人己總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着力下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這又是一意煞着比方安排與仁者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事曰然孫

凡己之欲耶以及人不待譬而後推之者仁也以我之
不欲譬之而知其亦不欲者恕也
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透時便是仁若循循
做去到得至處回頭看前日所為亦與做仁人傑
或問博施濟眾一章言子貢馳驚高遠不從祇處做起故
孔子教之從恕上求仁之方曰理亦是如此但語意有
病且試說子貢何故據這箇來問或云恐是子貢見孔
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據箇大底來說
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分明一箇仁說
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己復禮上
得地位廣否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或

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
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
箇物事研錄云孔子說仁亦多有不同處向顏子說則
以克己為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為仁此處則
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
這裏看得一徹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入自分別而已然
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
兼籠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
之斯立動之斯來緩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
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
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
又問博施濟眾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

衆是及之廣素

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只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如孔子稱管仲之仁亦是仁只是仁之功復問仁是大下是小曰只是高低又曰這箇是兼愛而言如博施濟衆及後面說手足貫通處復問貫通處曰才被私意截了仁之理便不行集註

問仁通上下而言曰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酒好聖如酒熟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曰當其至時亦備問孟武伯問三子却說其才何意曰只是未仁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

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學

子上問仁通上下如何曰仁就處心處說一事上處心如此亦是仁商三仁未及到聖人處然就這處亦謂之仁博施濟衆何止於仁必聖人能之然堯舜尚自有限量做不得仁者誠是不解做得此處病在求之太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只教他從近處做淳

問仁通上下如何曰聖是地位仁是德問如此則一事上仁亦可謂之仁此之謂通上下其與全體之仁無乃不相似曰此一事純於仁故可謂之仁殷有三仁亦未見其全體只是於去就之際純乎天理故夫子許之學問仁通上下而言聖造其極而言否曰仁或是一事仁或

是一處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澆水有一江水聖
便是大海水個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
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
段說盡

或問博施濟眾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
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
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太屋之下分別廳堂房
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
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必須博施濟眾便使中下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
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入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
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自推廣心管此是甚
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
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
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
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
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
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曰又某所
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
無益也朋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又之云如釋氏
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
得又之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云：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鍾子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與上大夫言，便閑閑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瀆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太抵莊老見得此影，便將來作美辭說。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澗

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此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祖道。賜錄云：問博施先生却就上而分別箇体用，便有用力處。曰：某說非破程子之說，程子之說却兼得某說。程說似渾淪一箇屋，子某說如屋下分間架，爾仁之方不是仁之無，還是什麼物事。今且看子貢之言與夫子之言如何。地餘同而林間一問博施濟眾章，曰：博施濟眾無下手處。夫子故與之，言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能以己之所欲立者而立他人，以己之所欲達者而達他人，其所為出於自然，此乃足仁之體能近取譬者，近取諸身，知己之欲立欲達，則亦當知人之欲立欲達，是乃求仁之方也。伊川全舉此四句而結之曰：欲令如是觀仁。

可以得仁之體亦可以如此說與某之說初不相礙譬
之於水江海是水一勺亦是水程先生之說譬之一斤
太屋其却是就下面分出廳堂房室其實一也又云子
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
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
達人以己及物無私私意如堯之克明後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
攤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在下許多條貴著
是廣大心中流出其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道理知道
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蓋鹹今日食之
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人能近取
譬近取諸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推己及人如何
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
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滾說則既曰夫仁
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又問程子說仁至難
言至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一段却是滾說曰
程子雖不曾分說然其意亦無害大抵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是自然工夫至於能近取譬則是其用力
處所以不同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注云於此可以得仁之
躰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
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已對人說便

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不是仁。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心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一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無脉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學明道云：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夫仁者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即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

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明道云：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跡。先生再三奉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言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為水，只擬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

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然費思
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西椀盛
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
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
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
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
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
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
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
其同體也。個

問明道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云云，可以得仁之體。
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又曰：博施濟眾，非聖人不

能，何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豈不
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或問堯舜，其猶病諸伊川
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
譬如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
博施濟眾乃聖人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謝氏曰：博施濟眾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
子貢直以聖為仁，則非特不識仁，併與聖而不識。故夫
子語之曰：必也聖乎！又舉仁之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知方所斯可以
知仁，猶觀天地變化，草木蕃斯可以知天地之心矣。第
二十九章凡八說，明道五說，伊川十七說。今從明道伊川謝氏之

說大意與第一說同故不錄明道第五說與伊川第二
第十三說皆以恕為仁之方大意皆正但非解本文故
不錄伊川第一說曰惟聖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
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第五說曰聖則無小
大至於仁則兼上下小大而言之又第八說曰孔子見
子貢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
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又第十二說曰博施而能濟
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又第十四
章曰仁在事不可以為聖此五說皆以何事於仁作何
止於仁故以仁為有小大上下若既是有小大上下則
以此章為子貢指其大與上者問之亦可也又何以答
之曰何事於仁乎若聖人以仁為未足以盡博施濟衆

則下文當別有說今乃論為仁之方恐上下意不貫伊
川五說只說得到其猶病諸處往則下文論仁之方不
相接不如木龍之說却與明道之意合明道以何事於
仁只作何干仁事則下文仁之方自相貫又功用字分
明伊川第三說第四說第五第六說第十五說皆推說
博施濟衆猶病即聖人之心何時而已之意故不錄伊
川第九第十十一說皆論仁之方與謝氏方所之說相類
此章聖人恐子貢便指作仁看故但以為若能由此而
求之乃可以知仁故曰仁之方伊川第十七說乃統說
仁字大意與明道第一說同故不錄橫渠曰必聖人之
才能弘其道恐本文無能弘其道之意范氏曰以大為
小是以仁為小聖為大也恐未穩餘說亦寬呂氏以博

施為仁濟眾為聖未嘗楊氏說亦正但謂仁者何事於博施濟眾又恐太過則明道所謂教人不得如此指殺者但以仁聖須分說方見仁之體非以仁無異於聖也尹氏與伊川餘說同故不辨曰何事於仁何止於仁也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相連讀言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集義

問程子曰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植木為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為龍亦可雕而為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為入倫之至也大必

終

